

在碣石宫朗诵《观沧海》，感觉不一样

——专访94版《三国演义》曹操饰演者鲍国安

本报记者 刘海博

核心提示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1800年前，曹操写下《观沧海》这首气吞山河的诗作；1800年后，他的扮演者鲍国安在这片土地上再诵千古名篇。6月26日，著名表演艺术家、94版《三国演义》曹操饰演者鲍国安在参加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前夕，专程前往绥中碣石宫遗址参观，现场深情朗诵《观沧海》，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迟到的相遇：饰演曹操30年后首次来到碣石宫

“过去我来过葫芦岛，但完全不知道碣石宫就在这里。今天看到这片大海，我心潮起伏，非常激动。”身临曹操挥毫写下《观沧海》的原址，鲍国安心情激荡又难掩遗憾。他感慨道，参演的《三国演义》播出已经30多年了，才知道碣石宫遗址所在地，才知道曹操是站在这里，面朝大海写下这首不朽诗篇。

在省“十五运”开幕式前夕，鲍国安专程前往绥中，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了解碣石宫的历史文化。亲临故地，对于这位与曹操“绑定”了半生的老艺术家而言，心中既有跨越时间的慨叹，也有回望历史的澎湃。“我也曾面朝大海朗诵过这首诗，但与今天的感受完全不同。如果当年拍摄时我站在这里朗诵，感觉就会不一样。”山海磅礴的景观，触动了鲍国安，他的心情十分激动。

在欣赏了渤海的自然风光、倾听了碣石宫的人文历史后，鲍国安内心大受触动。他由衷地表示：北戴河是家喻户晓的夏日度假胜地，每到暑期，无数南北游客带着孩子前往海滨避暑，绥中与北戴河距离很近，高铁十分便捷，游客在去北戴河旅游时，应该到近在咫尺的碣石宫一游。

鲍国安认为，《三国演义》是我国的文学瑰宝，作为建安文学的奠基者，曹操无疑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创作的《观沧海》家喻户晓，中学课本中就有这首诗。家长们应该带着孩子站在碣石宫上，让孩子面对大海朗读一遍《观沧海》。实景沉浸式的



身临曹操挥毫写下《观沧海》的原址，鲍国安心情激荡又难掩遗憾。

本报记者 韩卓航 摄

文化体验，远比书本文字更有力量。如果孩子能有这样的经历，一定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今年80岁了，有幸在这里朗诵《观沧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仍然能感受到这首诗中承载的雄心壮志，身心也得到了滋养。”鲍国安说。

创作的铁律：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应有敬畏之心

从业数十载，鲍国安饰演过无数角色，不管是电影《鸦片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还是现代影视剧中的虚构角色，他都会倾注大量心血，用心揣摩，将每一个角色演绎得传神有温度。即便如此，他每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观众们还是习惯以“曹操”相称。这既是对他演技的最高认可，也是经典角色与演员本人不断融合的体现。

30年间，94版《三国演义》被各大电视台反复重播，这部经典作品不但没有被时代“遗弃”，反而不断收获新

生代观众的喜爱。近年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电视剧，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再掀热潮，收获一波又一波流量，观众们反复品读剧集细节，直呼“从小就吃的细糠”，盛赞三四十年前的电视剧制作如此精良用心。

对于这个现象，鲍国安既困惑也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观众一次次回望经典，并非单纯怀旧，而是对这些影视作品真诚创作的认可。“艺术创作要遵循科学规律，拍摄历史题材影视剧首先要对历史有一颗敬畏之心。”鲍国安回忆，94版《三国演义》总导演王扶林曾自述自己“很笨”，拍摄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正是这种精神，才成就了87版《红楼梦》和94版《三国演义》这两部难以超越的经典影视剧。

“事实上，今天的观众对四大名著影视剧的评价，要远远高于三四十年前刚刚播出的时候。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几部影视剧之所以能被现代观众反复回顾，正是源于当年的

演职人员尊重历史、尊重观众，审慎虔诚的创作态度。”鲍国安透露，自己的粉丝群体中年轻人越来越多，虽然不明其中缘由，但他笃定相信，真诚的作品会跨越时间，收获一代又一代人的认可，这是影视剧创作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应该成为创作的“铁律”。

忠实的粉丝：不到20岁就开始看沈阳评剧院的戏

近年来，鲍国安放慢了生活节奏，不再东奔西跑拍戏，但他仍然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经常在大中型活动中朗诵经典古诗词，把中华传统文化带给更多观众，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喜爱的事情上。

生活中的鲍国安喜欢戏曲，虽然已经八旬高龄，他仍然坐着高铁去全国各地听戏，沈阳评剧院就是他常常光顾的院团之一。鲍国安透露，7月10日，他会去看沈阳评剧院创排的新戏《花妖》。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鲍国安与沈阳的这段“梨园情”已经跨越了数十年。鲍国安的父亲曾在沈阳工作，母亲就是在沈阳期间怀上了鲍国安。“我不到20岁就在沈阳北市场的小剧场看过评剧，这一追就是60多年，我是沈阳评剧院的忠实粉丝。”痴迷于戏曲的鲍国安曾自驾从北京一路“追剧”到天津、廊坊等地，并坚持自费购票观演，绝对不“蹭戏”，这是他作为资深戏迷对传统戏曲从业者的支持。

谈及偏爱沈阳评剧的缘故，鲍国安说，沈阳评剧院的剧目有独属于自己的风格，剧院最珍贵的底色，就是历经多年，不改初心。“‘韩花筱’三大流派都形成于沈阳评剧院，多年来，剧院始终怀着敬畏之心，延续了这三大流派的特色。”在鲍国安眼中，评剧的“生活化”演绎最动人。“影视表演是靠对白推动情节，而戏曲则是凭借大段唱腔打动观众。事实上，戏曲就是中国的歌剧，用一段唱腔就能把人物内心复杂丰富的情感完整抒发出来。”身为台词演员，鲍国安由衷感慨，唱出来的情感比直白的诉说更动人。

从碣石宫的千年海风，到评剧舞台的梨园情缘，鲍国安以“曹操”之名而来，留下了对历史现场的敬畏、对经典创作的思考、对传统戏曲的追求。正如他在碣石宫前所感受到的：只有站在那片土地上，才会有最真实、最直观的理解。

艺言艺语 YIYANYIYU

尺幅之外，还应该有什么

孙路易

近日，在几个画展现场，我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观众走到一幅巨幅作品前，举起手机，却在取景框里犯了难，退到展厅尽头，画面依然塞不进镜头。最后大多数人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拍下画的“一角”，加上自己的半张脸，算是对这幅“大画”的见证。

如今的画，画幅大了，画布厚了，图像密了，技法精了，材料新了，站远看，气象万千。可走近看，只觉眼花缭乱，心里却空了。更加奇怪的是，当画面大到超出视野边界，我们反而“看”不到它了。我们拍它、站它旁边、被它衬着，唯独不再凝视它。这不禁使我回忆起曾在南方看戏的一次经历。戏台搭得漂亮，锣鼓敲得响，花脸翻得热闹，可唱词没听清，不知是哪段故事，散场之后，只记得现场一片喧嚣。如今有些展览，就像那场戏，声势浩大，余音稀薄。最终，什么都没“带走”。

有人说，艺术早就不讲思想了，创作要回归艺术的本体，让材料说话，让形式出挑。这话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细想却经不住推敲。波洛克把颜料泼出去，泼出去的不是思想，是用身体的感知替代传统的绘画工具，探讨怎样才能更自由的表达。杜尚把小便池放进美术馆，更不是不要思想，而是要打破“何谓艺术”的传统观念。他们去掉的是别人“硬塞”给他们的思想。有些人，仅是借了人家“不要思想”的壳，这不是回归本体，是丢了本体。

画廊要好看，展览要震撼，评奖要量化。但思想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不好卖，不好评，慢慢就被挤到了画以外的地方。材料能标价，尺幅能比较，技法能打分，那思想呢？

说这些，不是让大家去学哲学，都闯入哲学的“漩涡”里，抑或是空喊口号。思想不是大词，不是非要都去表现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走向这一类的问题，可以是对一件

小事的放不下。问题意识，不一定大，但要真。真的困惑，真的想问。有了这“真”，小画也就有了重量。就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现实主义并非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批“会画的人”真的蹲在工厂里，蹲在田埂上，蹲在老百姓的炕头上，想这个国家的工人想要什么，农民盼什么。

就比如，表现辽宁冬天的雪景，不是要画雪景的好看，是雪底下埋着的那些无数动人故事。这些，不是题材，是问题。是要想，这些东西对辽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妥图给画贴上“辽宁风格”的标签，是一个真的人在真的想真的在做事，流露出来的真样子。

《溪山行旅图》，好大的一座山，耸立在画纸上，那山大得甚至使人有压迫感。但，那山不是为大而大，那是一个北宋读书人把天下装进了胸口，再吐到纸上。山是大，可大得有敬畏，有对天地的念想；八大山人画鱼翻着白眼，那可鱼，翻的是亡国的痛，是命里的傲，是世人皆醉吾独醒的不屑。他的画虽小，却也能装得下他的一生；徐悲鸿画马，画的是一个伟大而坚毅的民族在跑，在挣，在活。

这些画，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成为高峰，不是因为大或是小，不是因为技法好，是因为画外有人在想，在痛，在问。根扎在真实的困惑里，扎在具体的疼痛里，扎在一个人真正切切活过的日子里，根扎得愈深，才能长得愈高。高峰从来不是靠砾石堆砌出来的，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画画的人不容易，要生存，要参展，要被人看见。大画容易被人看见，复杂容易显得“用力”。这些压力，可以被理解。可如果都涌上这条路，路就窄了，挤到最后，挤掉的是艺术家自己的那口气。先把小问题想明白了，做透了。尺幅之外，还应该有什么。别再为了那点流量，争相让作品成为网红打卡背景，这不是唯一目标，更不是最终目标！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城市漫步影院”公益电影放映在沈启动

本报讯 记者刘海博报道 6月26日，沈阳电影有限公司2026年“城市漫步影院”暨光陆电影院90周年展映季放映活动，在沈阳红梅文创园正式启动。

今年，“城市漫步影院”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全面升级，计划放映100余场，范围覆盖沈阳市内五

区。在片源上，沈阳电影有限公司精选100多部高质量国产影片，涵盖合家欢、喜剧、剧情、动画等多种题材，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喜好。

此外，本次放映活动还会在“七一”“八一”“十一”等重要节点，放映爱国主义专题影片，用光影传承红色基因。

“邂逅千年波斯”文物精品展旅顺开展

本报讯 记者吴丹 王荣琦报道 6月30日，旅顺博物馆“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在旅顺博物馆分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是东北地区首个波斯文物展，展品为目前唯一一批在海外巡展的波斯瑰宝。

该展览由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业部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展品来自伊朗礼萨·阿巴斯博物馆、德黑兰大学穆卡达姆博物馆、伊朗玻璃器与陶器博物馆、伊朗地毯博物馆、伊朗国家艺术馆五家博物馆，共计151件/组珍贵文物，涵盖金属器、陶器、玻璃器、波斯地毯等多个门类，系统

展示了古代伊朗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创造与精神世界。

从阿契美尼德时期“黄金狮首授权环”对纯粹之光的形而上追求，到内沙布尔窑火中淬炼的“库法体陶碗”上匠人的灵动机变，再到内扎米·甘扎维笔下的“爱情故事餐盘”，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波斯匠人的精湛技艺与独特审美，也映照出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民俗风情。

此次展览以文物为媒，让观众得以跨越地域与时空的阻隔，近距离感受波斯文明的独特魅力，也从中国窥见古代丝绸之路两大文明往来互鉴的历史印迹。

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

“百年风华·初心回响”原创歌曲展演在沈举办

本报讯 记者吴丹报道 百年征程风激荡，嘹亮乐章礼赞建党105周年。6月25日，由省直机关工委、省文联主办，省音协承办的“百年风华·初心回响”原创歌曲展演在辽宁省委党校礼堂启幕。

本次展演秉持“原创为主、经典辉映”的创作呈现思路，汇聚省内优秀中青年歌唱家、新文艺群体、校园童声合唱团、机关合唱队伍等多元文艺力量，融合独唱、对唱、重唱、合

唱等丰富演绎形式，集中呈现一批聚焦红色党史、紧扣辽宁全面振兴主题的优秀主旋律音乐新作，生动展现辽沈大地厚重红色文脉与新时代振兴奋进气象。

本次展演15首原创歌曲涵盖沈红色记忆、乡土民生、振兴发展等多元题材，实现思想铸魂与艺术浸润有机融合，既是全省庆祝建党105周年的重要文化盛事，也是以文艺之力深化党员思想淬炼的鲜活实践。

一物映初心 特别报道

一枚指北针，标定配水池鏖战铁血坐标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就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赵兴元在辽沈战役配水池战斗中贴身使用的作战装备——指北针。这件文物看似朴素无华，却记录着一段惊心动魄的血战历史，映照出一位老兵一生不变的爱党爱国初心。

针身磕碰划痕 来自配水池枪林弹雨

辽沈战役中有数十场重要的战役战斗，其中的配水池战斗是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陈列在展厅中、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这枚指北针，就是这场惨烈战斗的见证者。

历经70余载岁月洗礼，指北针的指针依旧灵活转动，外壳上深浅不一的磕碰痕迹，都是枪林弹雨留下的专属印记。没有精致的雕琢，没有华丽的装饰，这枚普通的军用指北针，却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基层指挥员浴血奋战、对党忠诚的最佳见证。

“这枚指北针看似普通，却是配水池血战的‘活化石’，是赵兴元将军戎马生涯、赤诚报国的珍贵物证。”从事辽沈战役史料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数十年，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对每一件馆藏文物的背后故事都了然于心。而这枚指北针，是他最为动容、印象最深的文物之一。

1948年秋，辽沈战役全面打响，解放锦州成为整场战役的关键节点。而配水池，本是日伪时期修建的城市供水设施，地势居高临下，俯瞰城北整片战场，紧邻交通要道，战略位置极为险要，是锦州城北的重要据点，也是决定锦州攻坚战成败的重中之重。

战斗前夕，国民党守军早已洞悉



历经70余载岁月洗礼，指北针的指针依旧灵活转动，外壳上深浅不一的磕碰痕迹，都是枪林弹雨留下的专属印记。

其战略价值，彻底放空配水池，依托原有建筑修筑起钢筋水泥永久防御工事，并在周围构筑起明暗碉堡、交通壕沟、火力阵地相结合的立体防御体系，并称其为“第二凡尔登”，自诩为“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守军的目的很简单：以此为据点，构筑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将我军拒之城外。

就是这样一处险隘据点，被上级郑重交由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七师二十团一营主攻，时任一营营长的赵兴元，主动请缨扛起攻坚重任。战前侦察阶段，赵兴元正是凭借这枚随身携带的指北针，深入前沿阵地，勘察地形、校准进攻方位、规划突击路线。山野林间、弹坑沟壑，他手持指北针，精准测算阵地距离、研判敌军火力分布，为部队制定精准高效的作战方案。

彼时的赵兴元，年轻果敢、骁勇善战，早已身经百战，但面对配水池这块硬骨头，他深知此战凶险万分。战前，他向全营官兵喊出“攻配水池

的都是打铁的汉”的铿锵誓言，鼓舞全体将士不畏强敌、血战到底。

这枚小小的指北针，始终被他贴身佩戴，伴随他穿梭枪林弹雨，见证着一营将士的铁血冲锋，也见证着共产党人攻坚克难、绝不退缩的忠勇担当。战斗结束后，赵兴元精心珍藏了这枚指北针，悉心保存15年，于1963年9月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基因永续传承。

持针勘察阵地 确定进攻方向

1948年10月12日上午8时，随着总攻信号响起，配水池战斗正式打响。赵兴元率领全营将士，向着坚固的敌军阵地发起猛烈冲锋。

短短一天时间，敌我双方往返冲杀30余次，阵地反复易手，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鲜血。战士们前仆后继、浴血拼杀，有人顶着炮火炸毁敌军碉堡，有人身负重伤依旧坚守阵地，有

人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此战，赵兴元率领的一营600余名官兵，直面数倍于己、装备精良、工事坚固的精锐敌军，以血肉之躯撕开了锦州城北的防御缺口。

正是这场惨烈的胜利，彻底摧毁了锦州城北的核心防御体系，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固守幻想，为后续主力部队攻克锦州、全歼辽西敌军、取得辽沈战役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硝烟散尽，山河无恙，但那段浴血岁月、那些牺牲的战友，成为赵兴元一生无法释怀的牵挂。晚年的赵兴元，始终念念不忘配水池这片血色热土，数十年间，他数次重返锦州，专程来到配水池战斗遗址，追忆烽火岁月，缅怀牺牲战友。

那时候，年轻的刘晓光刚刚入职纪念馆工作，多次陪同赵兴元老人重返遗址现场。当年曾经冲锋陷阵的铁血营长，早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但每次踏上配水池的土地，老人的眼神总会瞬间变得肃穆深沉。

“每次来到这里，赵兴元老人都会让工作人员搬来一把简陋的小板凳，他就静静地坐在遗址中央，远离人群、不言不语，独自凝望墙壁上留下的一个个弹痕。”刘晓光回忆道。

数十年风雨更迭，配水池战斗遗址早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斑驳的弹墙、苍翠的草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铁血荣光。一枚小小指北针，指引征战前路，镌刻赤子初心；一面斑驳弹痕墙，见证铁血征程，传承不朽精神。从烽火岁月浴血冲锋、为国拼杀，到和平年代初心不改、铭记先烈，赵兴元的这枚历经战火的指北针，不仅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更是一座精神丰碑，承载着红色血脉，传承着家国情怀。